

思想

◇ 宗教与思想丛书 ◇

卓新平 主编



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

〔奥地利〕雷立柏 (Leopold Leeb)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思想文库·宗教与思想丛书 / 卓新平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古希腊罗马与 基督宗教

〔奥地利〕雷立柏(Leopold Leeb)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 / [奥地利] 雷立柏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7

(思想文库·宗教与思想丛书 / 卓新平主编)

ISBN 7-80149-716-3

I. 古… II. 雷… III. ①基督教-宗教哲学-研究 ②哲学思想-研究-古希腊 ③哲学思想-研究-古罗马 IV. 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9643 号

思想文库·宗教与思想丛书 / 卓新平 主编

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



著 者: [奥地利] 雷立柏 (Leopold Leeb)

责任编辑: 何炳济

责任校对: 闫晓琦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8.25

字 数: 151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716-3/B·121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宗教与思想》丛书

总 序

宗教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出人的超越自我和信仰追求。宗教属于人的灵性世界，是对宇宙奥秘、自然奥秘、生命奥秘的永恒之问。在这种询问中，我们看到了人之精神向往、灵性需求和本真信仰。因此，宗教正是人在信仰中的生活、体验、思索、感悟、行动和见证。宗教所展示的乃人类文化大树上的一朵灵性之花，从其闪烁、迷离的花影中我们可以依稀辨认出人的上下求索、人的时空漫游、人的心醉神迷、人的超凡脱俗。作为穿越永恒与现实、无限与有限之间的精神飞舟，宗教表达了人的叹息、惊讶、不安和渴求。宗教具有的这种神秘感、惊奇感和超越感，揭示出人之灵性秘密，试说着人的文化真谛和人的生命意义。诚然，宗教表现了精神、心灵之浪漫，但它作为信仰之在、信仰之感和信仰之思而体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久远流传，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深入研究。

在当今社会，对宗教的认识研究和理解诠释已在由表

及里、由浅入深地系统开展，对其“形”、“神”之捕捉和勾勒亦颇有成就。人们在“究天人之际”、“神人结合”之关系上，在“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理解上已窥见到宗教的一些基本特征，并且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层面探究解释了“神道设教”这一神秘而复杂的精神领域，推出了种种界说和理论。然而，对宗教的这些认识和理解仍是初步的、多元的，因其初步而需要更深入、更系统和更全面地研究，因其多元而需要不同见解之间的互识、互补、互镜和互证。我们这里编辑出版的《宗教与思想》研究丛书，也是要说明并进而证实这一探究的开放性和持久性。为此，在这套丛书中，我们将逐渐推出当代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相关外文学术名著的翻译引进，以及 20 世纪上半叶问世的一批学术精品的整理再版。

宗教与思想的关系是千百年来中外思想家们反复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它为当代人的研究提供了广远的领域，亦需要其研究者具有宽阔的视野。在此，宗教与思想不仅仅论及人之“信与思”的关系，而且也涉及到人之“在与思”、“情与思”、“灵与思”等关系。人的存在是极为复杂的存在，人的本性包括性、情、意、智等诸多方面，这在宗教中均有体现。宗教与思想自然包括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我们可在西方宗教思想史有关“信仰而后理解”、“理解而后信仰”的争论上见其端倪。然而，其论域及其引申又远远超越其限定。从宗教认识来看，人不仅具有理智和理性，而且也具有心智和灵性，“心灵”。这一表述由此说明了人

之理性认知的局限，以及人之信仰把握对纯理性思维的超越。正如帕斯卡尔所言，“人心有其理智，那是理智所根本不认识的”，“我们认识真理，不仅仅是由于理智而且还由于内心”。这种“心灵”或“心智”乃人之精神的奥秘所在，它表述了人的体验、人的感悟、人的惊讶和人的超越。所以，宗教之思乃是形象思维、意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综合及结合，它说明了人之精神生活的丰富与复杂、深远与博大。此外，如果说科学知识体现出理性的智慧，那么科学精神则不仅仅指理性精神。它也包括人之灵性中还具有的好奇、惊讶、想象、神往和超越等精神。宗教与科学在思想境界上的这种相遇，在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身上得到了典型表述。同样，中外科学家与宗教思想家如帕斯卡尔、张衡等人的思与行，信仰与实践亦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思绪和启迪。因此，我们应展开的对宗教与思想之探就不仅仅是宗教与哲学的研究，而且也包括宗教与科学、宗教与文学、宗教与文化、宗教与艺术、宗教与社会、宗教与伦理、宗教与法律、宗教与历史等领域，有着更大的涵盖。总之，我们应展示古今中外人类精神贤哲大德的思想睿智和灵性境界，介绍各种视域的所思及所获。而且，这种宗教研究的开放性亦可在“思无涯”之表述上得到印证。

对宗教与思想的认识，是对人之存在及其意义的认识；而对宗教灵性的理解亦是对自我人性的理解，是对人类及其生存时空的理解。由此可见，我们要展开的研究乃旨在一种对话，一种古今中外的对话，一种理与信、智与灵、道与言、我与你的对话：对话以求理解！对话才是人类共

在之智慧。或许，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对话。但我们并不奢求某种具体的结果，而只希望有更多对话者的参与，以参与对话来参与我们所遇的世纪之交，参与一种灵性认知上的送旧迎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让我们以这种心境和胸怀来参与探究人的灵性之旅，这样，真诚的对话将不会结束，客观的研究则没有穷尽，求知的追求亦永无止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宗教研究中心

卓新平

本书序

基督宗教就其思想文化渊源而言，通常被视为“两希文明”即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结晶。按照这一思路，人们除关注基督宗教对希伯来信仰即犹太教的直接继承和突破之外，亦特别注重古希腊罗马的宗教、神话、哲学、思想、法律、政治、道德、精神等对基督宗教的深远影响或相关启迪。基督宗教对古希腊罗马思想文化的继承、改造、重构和发扬，曾被看做承上启下的壮举，由此亦形成不少人对西方世界两千年来文化传统和特色的基本认知和理解。然而，在这种“求同”的认识进路中，人们大多注意到基督宗教对古希腊罗马的精神继承与弘扬，却忽略了“存异”的必要和必须，没有去系统分析研究基督宗教与古希腊罗马思想文化的区别和差异，以及基督宗教对古希腊罗马传统的批判、扬弃和超越。因此，究竟应如何评价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的关系，这一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而全面的解决。

在中西思想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比较中，奥地利学者雷立柏博士以另一种视域和观点参与了对基督宗教与古希腊

罗马传统之关系问题的讨论。其新作《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一书，即侧重于基督宗教与古希腊罗马之“异”，强调二者之间的不同和歧义，并进而展示基督宗教对古希腊罗马精神传统的某种“否定”或突破。在他看来，基督宗教与古希腊罗马对比鲜明，二者关系与其说是一种继承发扬，还不如说乃分道扬镳，由此方显出基督宗教的创新和独特。这种解释无疑为我们认识西方宗教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参照。

在其论述中，雷立柏博士认为基督信仰对西方思想文化中“现代性”的奠立起着关键作用。由于这种与“现代性”的密切关联，他断定基督宗教代表着现代，为许多现代观念的萌生及发展提供了保障和依据，故而与代表西方古代的古希腊罗马本质有别。因此，他提出在全面认识西方思想文化传统时既要理解古人，又要走出古代，这样才能看清西方发展的能动、鲜活之态。在他看来，现代性主要体现在精神上的更新，有着其精神上的来源与动机，而基督宗教信仰则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为此，他指出“基督宗教信仰和《圣经》的世界观在欧洲历史上是推进现代化的最大因素之一”，这一信仰深远地改变了欧洲古代，也改变了欧洲古代的“人”，使之走向现代化。他因而将基督宗教的价值视为“古代”和“现代”的分水岭，宣称这些价值乃“现代性的开头”。这种看法与认为西方现代化乃走出、超越基督宗教信仰时代的欧洲“中古”之结果的观点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对照和强烈反差。不难看出，雷立柏博士的立论和审视乃基于基督宗教的信

仰立场，其观点和表述可能会给人一种外在批判有余、内在批判不足的印象，即缺少对基督宗教在西方思想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自我反省、自我扬弃和自我提高的回顾及反思。不过，作为一种对话，雷立柏博士的著述为我们提供了从另一角度来考虑、研究问题的可能，而这对于我们客观、准确、全面地认识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以及宗教在其中的意义与作用也是重要的、必要的。

为此，我们在《宗教与思想》丛书中收入了雷立柏博士的这部著作，旨在以一种开放性姿态展开对西方思想文化多层次、全方位的讨论和研究。一方面，我们可以对其基本观点进一步商榷和讨论；另一方面，我们亦可弥补自己在某些认知上的不足。这种双向性的交流和沟通，势必促进我们的相互理解，亦可以一种更高的境界和更广远的视域来求同存异。雷立柏博士在书中每章之后都附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他自己尚未彻底弄清或解答的问题，亦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雷立柏博士在其著述和问题中亦提到了与华夏思想文化的比较，以及中国人对西方思想文化应深入、全面地研究。这亦涉及到文化研究和思想交流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要求中西双方的研究者在知己知彼上都应该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和更加准确。为克服双方认知之途上的困难和障碍，仍需要大家诚心以待、共同努力。

本书序

卓新平

2001年3月21日于北京西郊

导 言

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和“古代”有什么差别？这些问题是本书的核心与基础。当然，“古代”（antiquity）和“现代”（modernity）不应该成为一个“实体化的”概念（reification, reified concept）^①，因为我们并不能观察到“古代性”或“现代性”这个“东西”。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古代性”本身，而只是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华夏。我们也不能看到一个确定的“现代性”，而只能看到某些“现代化的国度”和这些“现代社会”的一些共同特征。然而，“现代化”和“现代性”成了日常用语，而大家认为，人们应该走向“现代化”，不要回到古代去。无论是东方人或西方人都会有这样的基本共识。

① “实体化”的说法来自外文的“reification”，而这个词的根源是拉丁文的“res”（事物、事情）。值得注意的是，res也表示古代罗马人的思维方式，因为他们将很多抽象的“东西”（如“国度”-res publica、命运、宗教现象等）称为“res”。这种说法表明一种很强的“实在感”（sense of reality）与“问题意识”（awareness of problems）。

有的人片面地视现代化为“工具和技术上的进步”，或认为，一旦经济基础改进了，现代化是必然的后果，另一些人用“擅理智”（rationalization）和“役自然”（world mastery）的概念来描述“现代化”的核心。^①但是，这些看法忽略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深层影响。实际上，现代性是整个思维方式和整个人生观的变化，它不但改变技术与科学知识，而且也改变人际关系、家庭生活、社会与伦理、语言和宗教。因此，全面地思考和分析现代化和现代性成为一个难以掌握，但又不得不讨论的重要问题。

现代性并不仅仅是仪器的更新，更是精神上的更新。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精神的变化也会有一个精神上的来源与动机。如果人们不了解、不掌握现代性的精神根基和现代化的“灵魂”，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不能全面接受、不能理解、不能真正实现并诚心诚意地“拥抱”现代化。^②许多古代文明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它们虽然达到了一定的生活水平、学术水平、技术水平，但它们都停滞不前，重复自己的过去而未走出古代，未走出自己的局限性。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和拜占庭文化，都是这样“失败”的文明。

欧洲地区由古罗马帝国发展到“中世纪”而走向了

① 见 Alitto（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下同。

② 关于反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思想，请参看 Alitto（艾恺）的书《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艾恺对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和张君勱作了分析，同时也评估毛泽东与现代化的关系（见第162页的脚注）。

“现代”。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其他民族的成绩和贡献：他们吸取了古希腊人、古罗马人、阿拉伯人、拜占庭人、印度人和华夏文化的资源而“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即“现代性”。通过不断地学习、反思和“整合”（integration）^①，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能克服古代社会的众多缺陷和弊病。

古代的人们自己认为：“上古朝代”是黄金朝代，而今天仍然有许多人赞扬和推崇“古代”与“悠久的传统”。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古代社会是很残酷的、无情的，是一个充满病态的社会。古代的“乱世”虽然出了一些“英雄”，但这不等于说，古代就是一个理想社会。人们应该客观地面对传统和古代，也应该珍惜现代所带来的好处。在很大的程度上，古代是“黑暗”，而现代是“光明”，古代是一个没有方向的循环，而现代是有方向的进步。不过，我们不应该在“古代人”和“现代人”之间划一个形而上学的界线，因为最重要的是：古代的人也是人，他们是我们的祖先和兄弟。我们不应该“分裂人类”，因为人类只有一个^②，而古代的人也完全是“人”。虽然如此，我们也许

① “整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它与拉丁文的“integer”（健全）有关。在文化交流方面可以将这概念解释为“让外来的因素成为自己的，而仍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汉语译为“整合”似乎不能表达原来的意义。

②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与“人类的一致性”又是现代的概念，而古人们多会认为，“外国人”不太“符合人的标准”，外国人只是“半人半兽”等。

可以说，古代是人类的“孩提时期”，古人是“孩子”，古人是“未成熟的人”或“不是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①。但是，古人也是人，也有人的问题、人的渴望与人的尊严，虽然他们自己也许还没有很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人性”与“自我”，没有发现自己的精神需要或自己的尊严。

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古代”不一定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人类的历史不一定是“直线性地往前走”的发展与进步。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文明”的民族也许会返回“野蛮”。罗马帝国的崩溃与欧洲5~9世纪的“低潮”是最明显的例子。同样，一个“现代化”的民族也会重新陷入于“古代性”。譬如，希特勒在很多方面反对了“现代化”，他的思想中有很多“古代性”的因素（如英雄主义、民族主义等），这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我认为，“现代性”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成就，不是一个不会生锈的财宝。相反，现代性是一个很“脆弱的平衡点”（a fragile balance），正如“民主”与“科学精神”也是很容易消失的价

① 这是刘再复的说法：“‘五四’文化思潮……完成了我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二个最重大的发现，即不仅发现自己的国家不是强国，而且发现自己不是‘人’——不是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他们发现：要把国家推向现代化，除了必须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之外，还必须改革人的精神素质，治疗和重新塑造人的灵魂，把人当成人，变成具有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刘氏也说，古华人对孩子的“爱”是很特殊的：“这种‘爱’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惠，一种施舍性的交易，它并不是尊重人本身的价值。”见刘再复《传统与中国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7页、第16页。不过，刘氏的话也可以用来描述古罗马人或古埃及人，因为他们也同样不是“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

值一样。正如爬上一个高山的山顶是不容易的，而住在山谷底下、不去爬山是舒服多了，“爬上”现代性也是不容易的，而“住”在古代史则更符合人的惰性和人的愚昧。因此，达到“现代性”的高峰以及进行现代化不是“顺其自然”的事，不是“自然而然”就能成就的事，而是要有意的、有目标的追求并付出代价，才能获得“现代性”，才能克服古代的引诱和自我陶醉。

世界上有很多“发展中”的国度，这就是说，这些国度已经开始走向现代性。当然，“现代性”和“古代性”社会之间也会有一些冲突，但重要的是彼此的尊敬。“现代人”也应该真正地尊重“古人”或没有高深文化的“土人”。也就是说，欧洲人不应该轻视其他文化的人，因为欧洲人自己历经了2000年才走到今天的现代水平。人们都应该“尊敬古人”但同时也努力“走出古代”。而且，现代的人也能从古人学到一些东西：苏格拉底（Socrates）仍然能教人思考，托勒密（Ptolemy）与欧几里得（Euclid）仍然能教导人们学习天文学和几何学。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古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有很大的缺陷和问题。

另外，在欧洲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就是基督宗教信仰。基督宗教信仰和《圣经》的世界观在欧洲历史上是推进现代化的最大因素之一，或者说，基督宗教信仰是最大的单独因素。无论是思想、社会、伦理、时间观或自然观，基督宗教深远地改变了欧洲古代文化，也改变了欧洲古代的“人”，使之走向现代化。因此，公元的“0”年（即耶稣的诞生）不仅仅是宗教史上的

转折点，也是整个历史上的、全人类历史上的转折点，是现代性的开头。本人认为，基督宗教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灵魂”和“精神根基”。基督宗教的价值观和原则有形无形地传遍了全世界，而这些价值至今仍然是“古代”和“现代”的分水岭。一句话：不了解基督宗教的精神也就无法深入地理解现代化的过程和现代性的意义。

虽然很多现代的术语（如 culture, science, politics）都来自古希腊语或来自罗马的世界，且古代的人也曾讨论过这些概念，但只有在基督宗教的影响后，这些概念才获得了现代的意义和内涵；基督宗教以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改变了许多观念的内涵，而通过这种“重新定义”的过程，古代意义上的“culture”、“science”、“politics”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科学”和“政治”。基督宗教的这种“文化改造”是建设性的，而不是“革命性”的，因为基督宗教本身是一个“同情人的”与“治疗性的”宗教。^① 基督宗教没有全面排斥或消除古代文化，但它也不满足于“山谷中的生活”。就因为如此，基督宗教纠正了古代欧洲文化的许多不足之处，将之带到一个新的境界。现代的人是这种庞大思想过程中的受益者，虽然多数人也许是一些“饮水而不思源”的受益者。意识到历史的伟大转变与发展不应该让现代人只感到骄傲，而应该也使他们变得谦虚且使他们更尊重和同情古人。

^① 德国神学家 Eugen Biser 认为，在所有宗教中，惟有基督宗教是“治疗性的宗教”（therapeutic religion）。

本书探讨研究的主题是古希腊、古罗马的社会以及向现代社会的突破，因而需要提到很多西文的人名、书名、地名。本书基本上以国际名称为主，将汉译名称放在括号中。其原因是，关于古代人、地、物的译名在现代汉语中出现了极大的混乱。譬如，古代的重要历史学家 Herodotus 被译成为“希罗多德”、“赫洛多特”或“黑罗多特”。然而，这位古代的作家被称为“历史学之父”，他在思想史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其成绩和影响也许比司马迁更为重大。但是，如果这样核心的人物没有明确的、统一的译名的话，那些比较次要的人物更不会有明确的汉语名称。为了避免名称的进一步混乱，本书都以国际符号为标准，在“Herodot”之后译为“赫罗多德”。这样也许能促进对古代的科学性理解和研究，并且能帮助华夏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然而，为了方便一些，重要的以及比较通用的名字（如“罗马”、“希腊”、“埃及”）只写汉字，不写原文，虽然这些译名有时远离原来的发音：“希腊”来自 Hel-las，“埃及”来自 Egypt，“罗马”来自 Rome。

另外，本研究多次用引号（“”）来指出，某一个概念是很特别的、值得注意的。除此之外，引号也表示，某一个词有很深的内涵，或者说，某一个词的内涵应该受到思考。譬如，西方语言用大写的 God（“神”、“上主”）来表达《圣经》中的神，同时用小写的 god 或 gods 来表达其他传统（如古希腊传统）中的神明。汉字却没有“大写”与“小写”之分。然而，古希腊的“神明”与《圣经》传统的“神”之间还是有很大的、根本的区别；这两个“神”不能